

綱

鑑

擇

語

肆

晉
五代

蘊

珊

晉武帝

司馬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

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羣臣請易服。復膳。詔

曰。每念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為沉痛。况食稻衣錦乎。

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可。

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紛也。遂以疏素終五

年。

李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

世。願影無儀。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武五年之

王祥以德掩言

太保王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

始魏曹芳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問與之言理致清

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

羊祜與吳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

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

藥人羊叔子哉

王衍嘗詣羊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

顧謂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

初吳許薦格敗
司馬昭於東關
王儀曰今日之
事青在元帥昭
以其委罪於已
斬之儀哀之父
也

必此人也

徵朝廷呂微屏郡軍首辟

王哀痛父死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

西旁帝闕所在

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

死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

讀我哀之詩

人為之廢蓼莪

周魴船之子處管力絕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

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

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有白額虎長橋

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

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

期年州府交辟郡國舉

羊祜上疏請伐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
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
取豈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

峴山在臨襄陽城西南

羊祜好遊峴山及卒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

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晉書卷之六

傅元為司隸書游震愴臺閣離生風

晉主召劉淵與語悅之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

帽

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

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

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

更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不如清心

江陵今湖廣荆州府江陵縣

杜預伐吳進克江陵州郡皆望風送印綬或曰百年之

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

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

解無復著磨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

自漢魏以來。羞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

○音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葛欽上疏曰。

藩

戎狄彊。歷古爲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

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

服之治。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

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

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

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羊琇王愷石崇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

惡帝

阮咸之子瞻嘗見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

將無辨言無窮得無之類其意並同也

辟辭也

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

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爭慕效之衍神清

如老婦稱

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

官屬曰掾言以將無同三字得官也

寧馨猶言恁地

謝安語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四

來

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畢卓比舍郎釀熟因夜至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

旦視之乃異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

樂地何必乃爾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

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

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等愛重之

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隴著崇有論以

釋其蔽

裴頠頤秀之
子弘雅有素
儻乃尚書左
僕射

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不汝在荆棘中耳

石崇有愛妾綠珠孫秀求之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崇奉尤為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張翰為齊王問掾因秋風起思菰葍蓴鱸魚鱸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蓋知時之將亂也

懷帝

何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石勒執王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

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

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

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使人排牆殺之

江左諸名士遊宴新亭周顛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

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

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

謝之

劉殷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

時劉淵劉曜石

勒等寇陷中原

海內大亂獨琅

邪王處鎮建業

江東差安中國

士民避亂者多

南渡江王道說

香校其賢後辟

操屬才協原亮
等百餘人時人
謂之百六操周
顛敗劉曜兵
亦奔江東處後
為東晉

述有澄清中原
之志故感鷄聲
而起舞

綱鑑釋語

愍帝

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
所以為優耳

衛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
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洛陽今蘇州府

司州今南府

祖述范陽人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

而夜聞雞鳴蹴琨覺絳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祖述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大江

卷五

晉懷帝

愍帝

六

乘鹿堂

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

東晉

元帝

名睿琅邪王觀之子愍帝遇害即位於建康是為東晉

漢主劉聰弑愍帝百官請上尊號晉王睿不許紀瞻曰

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

庾亮

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

不足置聖心

王道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
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宰使綱漏吞舟
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導咨嗟稱善

趙主劉曜作鄴明觀及西宮陵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

豫和苞力諫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

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

汧州今陝西長安

武昌今湖南武岡縣

譙王丞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王敦與之宴謂丞曰大

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丞曰公未見知耳鉛刀

豈無一割之用

劉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

敦恭言以試隗也

王敦遺隗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答曰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湯股肱之力效之以
忠貞吾之志也敦怒歎

王敦將作亂謂長史謝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
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喻也
王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

明帝

溫嶠曰錢世儀精神滿腹

名順

王道督諸軍討王敦。導遺王含書曰：導門戶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

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陶侃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

成帝

十壺性不宏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

謂曰。郭常無間。秦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

溫嶠將討蘇峻。遣督護王愨期詣荊州。邀陶侃同赴難。侃以不豫。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更遣使邀之。侃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有衆七千。於是灑淚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遺書曰。峻約無道人。首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苦復召兵。還是爲敗於。

謝鯤弟